

OFFENSE AND DEFENSE
OF THOU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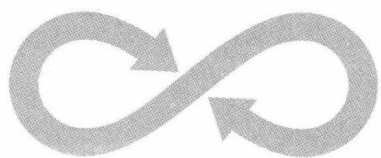


思想的攻防

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

刘大椿 刘永谋 著

从科学论的百年流变来看，哲学对科学最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审度，既不一味辩护，也不一味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发扬光大。



思想的攻防

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

OFFENSE AND DEFENSE OF THOUGHT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刘大椿,刘永谋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300-11835-2

I. ①思…

II. ①刘…②刘…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0960 号



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

刘大椿 刘永谋 著

Sixiang de Gongfang; Linglei Kexue Zhexue de Xingqi he Yanhu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17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9.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3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在现代社会，人类与科学技术之间，已经形成须臾不可离的紧密关系。然而，究竟怎样看待科学和技术，并无太多的共识。哲学界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充满了误解和斗争，不仅如伽达默尔所说，“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①，而且在他们之后的近两个世纪，关于科学的攻防也一刻未曾停息。

怎样看待科学，或者说哲学如何对科学进行反思，这个问题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三种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辩护。这是哲学对科学进行反思的一个基本态势，也是传统的主流观点。何谓辩护？就是试图说明为什么科学是合理的，为什么科学知识有精确性、可预见性等优点。举例来说，发射神舟飞船，事先就能计算出飞船什么时候进入哪个轨道，这是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办到的。

第二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批判。近几百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支柱，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但在社会对科学满是赞叹和赞扬的同时，也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批判声音。这正是当今科学哲学里若干重要流派（所谓另类科学哲学）所大声疾呼的。有感于人类发展到现在的许多问题，他们尖锐地认为，这是科学带来的后果。

第三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审度。这是近年来经过辩护与批判的较量，在科学哲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取向，本书称之为“审度”。其基本观点是：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

^① [德]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①

标准的或者说正统科学哲学的主旨在于证明科学的合理性。一些著名科学哲学家如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科学家也为证明科学合理性提供了许多证据。但基本的理由不外乎科学知识具有如下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构成科学合理可靠的根据。一是客观性，或者说非主观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例如，一种药物有没有疗效，要经过多次试验。一个人用过觉得有效并不能说明问题，其他人用过均有预期疗效才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客观性。二是普遍性，或者说抽象性、非地方性、无国界性。例如物理学，我们说牛顿是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但我们不能说物理学是英国的。中国的物理学和英国的物理学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这也就是科学的无国界性。三是构造性，或者说逻辑性、数学性。所谓构造性，即科学知识的各个部分是有逻辑关联的，是用数学联系起来的。例如，伽利略提出自由落体定律，表明物体的下落高度与质量无关，只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是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的。而在伽利略之前，亚里士多德也作过关于自由落体的解释，他论证，物体下落的快慢是由其质量决定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是大权威，但今天人们认识到这不是科学知识，因为他的解释得不到经验支持，也不是构造性的。上述几点就是为科学辩护的基本观点。

但是，对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疑虑并没有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了各种具有反科学，或者批判科学倾向的另类科学哲学，它们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竟然成为思想界不可忽视的潮流。在另类思潮的眼中，科学不再是对真理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是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是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

科学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不能完全简化为静止的逻辑、公式和符号。逻辑主义、实证主义为理解科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它们本质上是“片面的深刻”。历史主义开启了动态研究科学演化的道路，但仍属于分析

^① 参见刘大椿主编：《从辩护到审度——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传统的大框架和语言体系。异军突起的主要是另类科学哲学。

另类虽非主流，但另类很吸引眼球，社会影响也很大。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如下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借以为新兴政治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对科学的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其共同点仅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它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强烈质疑。

作为分析传统的“他者”的欧陆哲学，尤其是法德哲学，其实并不缺少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实际上，科学哲学可以溯源到法国的孔德，之后法国哲人的科学之思连绵不绝，譬如福柯、列维纳斯、利奥塔和德勒兹。而在德国，作为实证主义的批评者，胡塞尔断言欧洲科学出现了危机，其前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诸人均未忽视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些归属人文传统的科学哲学思想资源并不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呼应或批评，而是按照自身的理路反思科学，因此一直被占据主流的分析传统排斥于科学哲学之外，甚至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分析传统内部，科学哲学也已隐约走向了自我否定，从分析阵营中反戈一击的“叛逆者”接二连三。典型的譬如费耶阿本德和罗蒂，前者彻底否认存在独特的科学方法论，后者则宣布要将科学认识论连根拔起。反叛者仍然使用分析哲学的语言，但开始把目光投向辽阔的欧陆哲学。当然，叛逆者仍然属于边缘，难免成为众矢之的——罗蒂出走到文学系就是一个佐证。此后，正统科学哲学的根基不再是牢不可破的。

纯粹哲学范围之外，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一直都蔚为壮观。20世纪中叶，科技的负面效应彰显，西方科技思潮、社会运动开始从为科学辩护走向批判科学，具有代表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及激进的女性主

义、生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哲学，它们以社会建构论对正统科学哲学进行诘难。

正统科学哲学的“他者”、“叛逆者”和“外行”，我们称之为“另类”。之所以“另”，不仅因为他们的观点、旨趣和进路迥异于主流，也因为他们一直被科学哲学划归学科的“另册”。实际上，位于主流科学哲学之旁，另类科学哲学一直都在，不过是在边缘陪伴着，与它同舞。当主流的光芒渐渐暗淡，另类思想的精彩舞步逐渐耀眼起来，恰似错落有致、此起彼伏，但节奏迥异的“探戈”。

就其创造性、深刻性和启发性而言，另类并不逊于主流。为更全面地理解当代科学计，科学哲学应该给予另类足够的重视，尽快将其纳入学科之中，深入研究、挖掘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想。本书正是这种努力的初步尝试：一是试图比较全面地描绘另类的基本面貌；二是试图大致厘清另类嬗变的基本线索和相互关联。

必须指出，逻辑实证主义极力赞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之立场固然不可取，大多数“另类”秉持的彻底否定主流科学的理念也只能是另一个极端。在当下的若干争论中，对科学的辩护与对科学的批判两者都不乏真知灼见，它们的澄清对科学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客观地说，正统与“另类”都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极端带来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极端给人以启发，行动中的极端却肯定会导致失误甚至灾难。因此，跳出各自在论辩时所持的极端立场，是尤为重要的。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反思科学。在西方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极端的科学反对派能起到矫正盛行的唯科学主义局限的作用，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恰当认识，保持整个社会自由、平等和宽容。可以说，西方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对科学基本上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其所起的作用却是前瞻性的。而在我国，对这个问题要更加小心。为什么我们不能大力鼓吹另类的科学哲学？主要是因为相当多的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还很片面，科学还仅仅被视为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而没有从制度层面、思维层面、精神层面去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被突显的只有功利性，所以，还需要大力宣扬科学，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盲目地批判科学，在我国

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很薄弱，一反就容易回到原来的愚昧状态。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纯粹化，很难解释复杂的科学世界；极端的批判又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主张真理多元论，取消科学的划界标准，甚至认为科学跟神话、巫术其实是一回事，抹杀了科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类生活的极大贡献，片面地夸大了科技在现代社会负面效应。重要的是既支持科学的发展，又保持对科学的警醒，超越对科学的辩护和批判，对科学持有一种审度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从对科学的多样复杂的反思中得到的基本观点。

概而言之，应当怎样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恰当的态度是审度。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实际上，辩护者与批判者的激烈辩驳，催生了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

从历史发展来看，科学论也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对科学从辩护到审度的转变。科学论产生之初，主要宗旨是为科学辩护，即证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并试图用科学方法改造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把非科学问题划归为无意义命题。辩护科学的思路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之后，辩护的声音逐渐衰落，质疑科学的声音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质疑甚至走向全盘否定科学的极端，出现“反科学论”。但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与常识和现实需要不一致的，很快又引起了反弹，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就是佐证。

本着这样一种理念和理解，本书特别对另类科学哲学进行了认真梳理，并试图把它们的思想、地位、问题用一般人能看懂的语言和形式反映出来。这些正是原先科学哲学研究比较薄弱的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许多学界同人关注该主题，本书从他们的宝贵意见和看法中获益良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博宥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博宥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对本项目惠予资助，使之得以顺利完成并出版；谨此一并致谢。

期待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教！

著者 识

2009年岁末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科学哲学的战国时代	1
一、科学哲学从正统到另类的轨迹	2
二、正统科学哲学及其“乌托邦”	7
三、对辩护主义的挑战和“叛逆”	13
四、终于交汇的两条平行发展路线	20
第1章 海德格尔：技术的本质与救渡	28
一、对技术的追问：从工具到座架	31
二、对科学的追问：研究、数学因素与技术	39
三、技术世界的危险与救渡	47
四、简短评论	54
第2章 从贝尔与马尔库塞看科学决定论的两极	60
一、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中轴原理	64
二、马尔库塞论“单向度的人”	72

三、贝尔的科技治国即能者统治论	78
四、马尔库塞论当代极权主义社会的技术逻辑	81
五、简短评论	91
 第3章 哈贝马斯：技术理性与“意识形态”	95
一、走向认识论的社会学化	97
二、技术统治作为“隐形意识形态”及其克服	106
三、简短评论	118
 第4章 费耶阿本德：另类科学哲学的标杆	123
一、从正统科学哲学的营垒中杀出去	125
二、主张自由的、民主的科学	134
三、“回到生活”和多元论追求	140
四、简短评论	146
 第5章 福柯：知识—权力的共生与解构	153
一、科学哲学何以“发现”福柯	155
二、知识考古学与现代“知识型”的转换	160
三、知识—权力的共生、制度化与知识分子的回应	165
四、“把人变成主体”：知识—权力压迫现代人的方式	173
五、简短评论	181
 第6章 斜看科学的后现代知识分子： 以列维纳斯、利奥塔、德勒兹为例	186
一、后现代知识分子看待科学的视角	187
二、列维纳斯：“他者”之思	190
三、利奥塔：“后现代知识状况”	196

四、德勒兹：游牧之思	205
五、简短评论	214
第7章 罗蒂：从“自然之镜”到“反讽”和“自由”	218
一、粉碎“自然之镜”	220
二、“后哲学文化”的问世与内涵	229
三、“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	239
四、简短评论	244
第8章 索卡尔事件：卫道者的无奈与另类的尴尬	248
一、当代科学主义的阻击战	249
二、以SSK为代表的科学批判的兴起	254
三、激进的反科学主义思潮	262
四、简短评论	270
第9章 另类科学哲学的启迪	275
一、另类科学哲学的若干提示	276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新趋势	281
三、科学的哲学反思的新取向	289
主要参考文献	299

导论

科学哲学的战国时代

提要：科学哲学有一条从正统到另类的演化轨迹。正统科学哲学带有明显的辩护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后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从多方面挑战辩护主义的经典立场，直至新历史主义和实在论领域的反复纷争，终于与一直平行发展的另类科学哲学交汇。正是科学哲学的这个战国时代，为另类科学哲学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本章在科学哲学的“探戈”正式出场之前，简略回顾了科学哲学传统的前奏和当代纷扰的背景。

科学哲学课程忽略了一切非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没有文化价值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非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十分普遍，也非常重要，其对科学的态度也是如此。

——约瑟夫·阿伽西：《科学与文化》

对于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之发展，科学哲学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20世纪世界性的实证哲学运动，科学哲学都是始作俑者。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正统科学哲学的兴起、传播和学科化，一些科学主义理念成为共识，并从哲学领域散播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知识部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活动。

在中国，科学哲学在近现代思想启蒙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初震撼中国思想界的论著如《天演论》等多属科学哲学。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思想开放和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是杜威和罗素，他们先后在中国本土对知识界和公众作了多次演讲^①，这些内容广泛的演讲，核心

^① 其中，杜威来华时的五次演讲被称为“五大演讲”，题目分别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

也是科学哲学。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高举科学旗帜，疾呼打倒“玄学鬼”，其科学观大多偏向激进的科学主义。^①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哲学一度比较沉寂，发展比较缓慢，但改革开放后又迎来了新的繁荣。科学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中国哲学界最重要之“理论生长点”。

经过近30年的成长，正统或“标准的”科学哲学已然壮大，在中国也可以说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科学哲学的另一种倾向也渐渐兴起，它们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可称为“另类科学哲学”。五花八门的另类科学哲学，彼此的取向往往相左，但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正统科学哲学之解构。毫无例外的解构虽然在当代引发了诸多困惑，包括对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的担忧，但又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若干观点和思路也不无意义。无论如何，正如题头所引阿伽西所言，科学哲学应当认真地去对待之、审视之，汲取精华、消弭困扰。

一、科学哲学从正统到另类的轨迹

从字面意义上看，“科学哲学”有两重含义：一是指 scientific philosophy，即科学的哲学，意指科学化了的哲学，而不是非科学的或伪科学的哲学；二是指 philosophy of science，即关于科学的哲学，意指这种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Scientific philosophy 的目标是建构像科学一样逻辑严密、运用数学的哲学。一般认为，这一理想在19世纪下半叶发端于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到20世纪20—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维也纳学派的“标准科学哲学”^②那里与对科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y of sci-

①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粗略地说，这场论战从1923年2月开始，到1924年底基本结束，此后的争论断断续续，不再那么集中。论战的一方以张君勱、梁启超为代表，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科学不能指导人生观，批评“科学万能”的思想，被称为“玄学派”。论战的另一方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坚持科学主义立场，强调用科学改造中国，无情地批判中国传统，被称为“科学派”。后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到论战中，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立场，同时批评玄学派和科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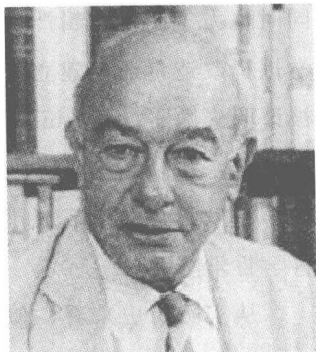
② 在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常常又被称为“标准科学哲学”。

ence) 的目标结合起来, 即“标准科学哲学”既是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 同时也力争实现逻辑严密、运用数学的科学理想。然而, 无论是对原有哲学进行改造, 还是建立新哲学, Scientific philosophy 这个理想今天基本上被证明失败了。而 philosophy of science, 即以科学为反思目标的哲学却日益兴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事实上, 20 世纪是科学的世纪, 20 世纪的哲学家鲜有不反思科学问题的, 因而或多或少都与科学哲学有关。

从实际历史来看, 似乎科学哲学有一个被一致认定的范围。很多人认为, 在时间维度上存在一个从 scientific philosophy 到 philosophy of science 的科学哲学流变线索。首先大规模使用“科学哲学”这一术语的哲学流派, 是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实证主义主张改造哲学, 认为过去的哲学都是“形而上学”的, 而不是科学的; 哲学应该是总结各个学科知识的一门学问, 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建立在一种确实、可靠、精确和有用的知识基础之上, 才能使传统的处于“抽象阶段”的哲学和“形而上学”转变为一种真正科学的实证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之后, 西方先后兴起了马赫主义(新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过程哲学、逻辑实用主义、波普尔(一译“波珀”)的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等哲学流派, 一般都被视为科学哲学的分支。通常把波普尔哲学之前的诸科学哲学流派称为逻辑主义, 将其后的诸流派称做历史主义。逻辑主义各派别以自然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和工具, 其目标是力图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以替代传统不科学的哲学; 历史主义各派别则旨在解读“实然的”科学历史, 建立一种有关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波普尔哲学则可视为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化环节。也可以说, 逻辑主义主要是对科学作静态的逻辑分析, 而历史主义着力于对科学的动态的发展研究。当然, 从 scientific philosophy 到 philosophy of science 的流变只是研究宗旨或理念的转变, 这种转变并不等于全面替代, 反映在今天科学哲学的现状上, 就是对科学进行静态逻辑分析和动态历史分析并存的局面。从总体上看, 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基本上都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大传统有关, 库恩、费耶阿本德(一译“法伊尔阿本德”)乃至属于另类的罗蒂都与分析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可以放在从

分析传统出发走向反分析哲学的框架下来理解。

从时间上看,20世纪50年代可以看做科学哲学史一个大致的分界点,标志性的文献是1951年奎因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般认为这篇文章标志着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典范的正统科学哲学从独占地位走向衰落。之后,逻辑实用主义、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在50—60年代流行一时,对正统科学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进入了科学哲学史的多元化时期。此后,正統的经典观点被反思和颠覆,scientific phi-



奎 因

losophy的理想逐渐被抛弃。拉卡托斯对之前的科学哲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如何评价各种科学哲学或科学发展模式理论?他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给予了回答:评价标准就是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①也就是说,符合实际科学史的科学哲学理论才是进步的、好的。这实际是用历史性标准取代了逻辑性、实证性标准,从而否定了逻辑严密、运用数学的scientific philosophy之哲学理想。证伪主义、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对正统科学哲学的改造,松动了孔德以来的唯科学主义的乐观立场,出现了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乃至反科学的另类倾向。这些另类倾向后来被另类科学哲学家发挥到极致,最终走到了反科学的另一极。

20世纪70年代可以大致地看做科学哲学史的另一个时间节点,标志性的事件是包括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以SSK(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科学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另类崛起、正統观点与过渡观点并存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出现,不仅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演进逻辑的结果,比如历史主义走向极端、分析

① 参见[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二章的“方法论的批评比较:以历史检验其合理重建”。在169页,拉卡托斯直接写道:“……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方法论……的新理论。我将证明,不直接涉及任何认识论的(甚至逻辑的)理论,不直接利用任何逻辑—认识论的批评,也可以批评方法论。这种批评的基本观念是,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或元历史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

传统的彻底颠覆，还与 20 世纪最后 30 年科学哲学开始把目光投向分析哲学传统之外的欧陆哲学有关，海德格尔、福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利奥塔和德勒兹等原先被排斥在科学哲学之外的思想资源日渐受到关注，引发了新的兴趣、问题和争论，开始引领科学哲学的新潮流。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说，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可以被分为英美和欧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正如约瑟夫·劳斯所分析的，英美科学哲学家继承了分析传统，热衷于为科学制订明确的认识目标、方法及其推论形式，担负起对科学作批判性反思的任务，这种反思基本都局限在科学事业的内部；欧陆科学哲学家继承了人文传统，往往否定自然科学的完美性，主要思索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形式的关系，关注自然科学的社会、心理和政治等非传统认识论的方面。^①当然，这种划分属于回顾性的划分，因为长期以来科学哲学把自己的任务限定在传统认识论的范围中，并不把欧陆科学思想作为自己讨论的对象。虽然海德格尔等人并非在 20 世纪末才在哲学界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但他们对科学哲学产生重要影响还是 20 世纪最后 30 年的事情。

20 世纪最后 30 年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最显著的表征是有影响的另类科学哲学家及其科学哲学理论受到科学哲学界的重视。如果把卡尔纳普、赖兴巴赫、亨普尔等人作为正统科学哲学家的代表，把波普尔、奎因、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看做正统科学哲学营垒里的修正主义者，也可以看做从正统到另类的过渡人物，那么，费耶阿本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罗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等人以及 SSK 学者、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应当说就属于另类科学哲学家。他们有的在时间上平行于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也有的晚于正统的科学哲学家，多数并不自称科学哲学家，却是近年来在科学哲学界制造话题、引领潮流者。另外，还有一批活跃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当代学者，例如阿伽西、苏珊·哈克、玛丽·赫西等人，他们仍然自认为是科学哲学家，而不属于另类，却是深受另类科学哲学家影响而走出科学主义营垒、向人文主义蜕变的别开生面的科学哲学家。

^① 参见〔美〕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序言”，Ⅱ～Ⅲ页，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到了20世纪末，在科学哲学领域，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相互碰撞、相互借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潮流。劳斯的“科学的政治哲学”就极力把欧陆哲学的资源引入分析哲学传统，“致力于消除一些将科学哲学家彼此隔绝开来，并妨碍我们理解科学的障碍”^①。对这种隔阂，罗蒂评论说：“如果说分析哲学还能注意到其对手，那它只是把对手看作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审美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翻版。与此相反，‘大陆’传统认为，‘分析’传统从历史逃入教条主义的破烂不堪的实在论，但对它也没有多加注意。”^②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融合英美分析传统和欧陆人文传统。到SSK这里，融合两大传统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他们的著作中，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等人与正统的分析哲学家一道成为被引证的对象。对欧陆哲学的自觉借鉴，给科学哲学内部本已产生的另类思潮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是20世纪末另类科学哲学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正是科学哲学领域英美分析传统和欧陆人文传统合流的结果。

可以预见，科学哲学从欧陆思想中汲取资源以充实、改造和发展自身将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学科进化的重要趋势。实际上，这一趋势方兴未艾。具体说来，大陆传统以法德为主干，它们还有许多思想资源没有得到主流科学哲学应有的重视。正统科学哲学滥觞于孔德实证主义，20世纪之后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心经由奥地利转移到英美。也就是说，法德两国基本处于科学哲学主流之外，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对科学的哲学反思（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成果。在法国，孔德以下，彭加勒、迪昂的约定论，以巴什拉、柯瓦雷为代表的科学史传统，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社会学，以福柯、利奥塔和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现代知识论；在德国，阿芬那留斯的实证主义，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科学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技术论，以曼海姆、舍勒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社会学，等等，这些都是科学哲学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对欧陆科学哲学思想的挖掘，必将对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另类科学哲学兴起只是其中之一。

① [美] 约瑟夫·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序言”，Ⅲ页。

② [美]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4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